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新同学和他的爸爸

余通化

新同学和他的爸爸

余通化 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封面、插图 孙昌茵

责任编辑 马永杰

新同学和他的爸爸

余通化 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344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125 插页2 字数62,000 印数0,001—8,400
1983年11月第一版 1983年11月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10318·11

定 价：0.36 元

内容提要

这本短篇小说集收集了作者近几年来所创作的九篇作品，这些作品都取材于孩子们日常的学校生活。作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一些在学校生活中虽司空见惯却很耐人寻味的问题，如：什么才是真正的勇气？怎样才能当一个聪明的人？为什么品学兼优的李薇薇会在伙伴中孤立等等，塑造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作品内容丰富，语言流畅。

目 录

勇气	1
同学	17
品德评语	30
中锋在关键时刻……	44
师表	59
聪明的人	75
失群的雁	89
中队、中队长和我们	103
新同学和他的爸爸	111

眼。还好，亏得周围没有我们二（1）班的男同学，不然，不被他们笑话才怪哩！……

大概她没有察觉我的这种紧张的神态，仍然笑着说：“吃好饭到教室里等着，不要走开啊！”说完，又噗的一笑，没等我回答就走了。

我不由得皱起了眉头。她找我谈什么事呢？准是又要我和她们女同学唱歌跳舞什么的，“五一”节快到了嘛！我虽然是个文娱活跃分子，过去常常登台演出，可是为了这，我受了多少风言风语啊！况且现在人也大了，再和女同学一起，特别是和她们一起手拉手的……人家说起来我吃得消么？我可没有这种勇气！我真想叫住刘丽华，当面回绝她；又一想，她平时待我挺不错，当面回绝她，也有点过意不去啊。怎么办？还是到寝室里去躲一躲再说，她总不见得会到男寝室来找我吧！

这会儿，寝室里挺热闹。张国虎他们几个人动作好快，已经爬在上铺上打起“争上游”来了。张国虎这家伙，平时油腔滑调，常常喜欢讲笑话逗人，打“争上游”却没什么本领，第一盘就做了“乌龟”。做“乌龟”得罚唱歌，他不肯唱。同学们不肯饶过他，便与他扭成一团。寝室里简直要闹翻天了！

我是这个寝室的室长，便大声制止他们；但他们哪肯听我的。我叹了口气，只好不再作声。我知道张国虎这家伙不是好惹的，可没有这个勇气管他。

突然，砰一声，寝室的门被推开了。张国虎他们以为是老师跑来干涉了，戏闹声戛然而止，一下子变得老老实实的了。

站在寝室门口的不是老师，而是刘丽华。

我心里不禁格登一跳。刘丽华怎么找到我们的寝室里来了？

“咦，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静了？”刘丽华手扶门框，笑着问。她的目光朝寝室里四处搜索着。

我连忙悄悄地移到一个暗角落里。

张国虎一见不是老师，胆子又大了。他见刘丽华似乎在寻人，就嘻皮笑脸地说：“你找谁啊？要找到里面来找嘛，站在外面怎么找得着？”他一连说了几个“找”字，而且说得怪里怪气的，说完，又吐舌头，又装鬼脸。

大伙儿都轰的一下笑了起来。

我感到一阵心跳，巴不得刘丽华马上离开。

刘丽华不是傻瓜，她当然听得出张国虎话中的意思。可她没有走，只是红着脸嘟起嘴巴白了张国

虎一眼，继续向里面张望。

她终于看到了站在暗角里的我。

“李晓龙，你没看到我在找你么！”她显然不高兴了，平时象银铃一般的声音变得尖尖的。

我不知该怎么办，心里扑通扑通乱跳：这下，张国虎能不说怪话么？

果然，张国虎立刻怪声怪气地笑了起来：“啊哈，又是来找李晓龙的啊！”他学着刘丽华的尖嗓音朝我使劲扮鬼脸：“李晓龙，你没看到我在找你么！”

大伙儿又轰的一下笑了起来。

“李晓龙，快出去啊！”

“再不出去，人家要光火了。”

刘丽华的脸羞得象一块烧红了的烙铁，朝着张国虎骂道：“小封建！”

可张国虎一点也不在乎，嘻嘻哈哈地嚷得更有力了。

我又气又恼，可对张国虎这样的人有什么办法呢？刘丽华也太不考虑后果了，干嘛找到我们寝室来？我这么一想，不由得把这一切都怪到刘丽华的头上，冲着她嚷道：“你走远点，谁要你来找！”

——我没空！”

我看到刘丽华的脸色霎时变了，由红变白，又由白转青。她的嘴角哆嗦了一下，猛地转身跑了。

我“哈哈”笑起来。寝室里爆发了一阵笑声。张国虎更是手舞足蹈，比打赢了一盘“争上游”还高兴。

可是，我的心却猛地往下沉……

我有点后悔，我怎么能够这样对刘丽华说话呢？

我和刘丽华是同村的邻居。小时候，我们经常在一块儿玩。到了上学的年龄，我们又一块儿上小学。真巧，我和她又是同桌。她爱唱歌跳舞，我也爱唱歌跳舞，每年“六一”儿童节，老师总叫我们两个一起上台演出节目。那时虽然也有几个调皮的男孩子说我和她是一对儿，可我们一点也不在乎。小学毕业后，因为我们两个学习成绩都比较好，又一起考取了这所设在县城里的省重点中学。

记得我和刘丽华背着行李离开村子时，我的爸爸妈妈和她的爸爸妈妈一起送我们到村口。两家老人都这样叮嘱我们：到人生地不熟的县城中学念

书，两人更要互相照顾，象兄弟姐妹一样。

我们都记住了这些话。到了中学以后，我们仍象读小学时一样，我叫她丽华，她喊我晓龙，彼此连姓氏都不带。每逢星期六下午。我们总是约好一同回家，星期日下午又一块儿返校……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一些男同学就欢喜在我面前讲怪话；我也不由得渐渐感到跟她接近有点难为情了。特别是上学期我和她一起登台跳了次舞以后，许多男同学故意把我的名字和她的名字连在一起叫，张国虎干脆说刘丽华是我的 X。有时看到刘丽华朝我走来，他就会用手肘碰碰我说：“喂，你的 X 来了！”说罢故意大声怪笑。

我好几次想去报告班主任张老师，但走到办公室门口又退了回来。是啊，这种话怎么能向张老师说呢？

没办法，我只得暗暗拿定了主意：以后不跟刘丽华说话了。为了不跟刘丽华说话，我连入团申请书都没交给她，本来嘛，刘丽华是我们二（1）班唯一的团员，班主任张老师也在班上说过，要求入团的同学可以把申请书交给刘丽华，让她转交团支部。可我宁可把申请书交到与我不大熟悉的二（8）班的章利民手里（我们二年级八个班级合起

来组成一个团支部)。

我处处小心地避着刘丽华，可刘丽华却仍然欢喜和我接近，仍旧“晓龙晓龙”地叫我，星期六下午也仍然要和我一块儿回家。有一次我故意推说有事，要迟点儿回去，她就特地等着和我一同走……我真奇怪，难道张国虎他们说的怪话，她一句也没有听到过么？不然，她怎么仍然和我这样接近呢？今天，她居然还跑到我们男寝室来找我！

可是，凭良心说，我也不是不欢喜和她接近，只是怕张国虎他们说怪话。唉，要是我是个女孩子，或者她是个男孩子，那我们就一点也用不着担心别人说怪话，那多好啊！唉，为什么男同学与女同学就不能在一起呢？……

下午课间休息时，我在教室外面的走廊上碰到了刘丽华。我悄悄朝她笑了笑，因为我感到中午冲她发脾气实在太不应该，借此机会向她表示歉意。哪知她立刻把脸转向一边，从我的身边很快地溜过去了。我不禁一愣：她确实生气了！

刘丽华找我谈话时，我希望她不要理我，现在

她真的不理我了，我倒也有点难受起来。因为我确信，刘丽华是一个很好的同学。

我默默地走进了教室。这时，卫生委员方莹莹——一个身材细长的女同学走到我的面前，挺认真地对我说：“李晓龙，明天下午全校要进行一次清洁卫生大检查，你们男寝室可要好好打扫打扫啊！”

这会儿我正不想多说话，就不耐烦地把手一挥说：“我们会打扫的，你咋呼点啥！”

方莹莹讨了一个没趣，可仍然不放心地嚷了一句：“打扫，打扫，上次你也是这样说的，结果呢？倒数第一！”

上次卫生检查，我们的寝室确是倒数第一，害得我们二（1）班丢掉了卫生流动红旗。不过，那大半是张国虎的责任，他的床铺最脏，臭袜子塞在枕头底下，被子也没叠好。

第二天中午，我招呼同寝室的同學把寝室好好打扫打扫。不少同学拿起扫帚动手打扫了，可张国虎他们几个人又在上铺上打“争上游”。张国虎懒洋洋地说：“对不起，你们几位辛苦一点吧。屁股大的一块地方，人多了反而不好打扫了。”我说：“那你们把自己的床铺整理整理吧。被子要叠好，

臭袜子不能再塞在枕头底下了。”这后一句话完全是针对张国虎说的。

“被子叠叠好倒容易，可臭袜子不塞在枕头底下还能塞到哪儿去啊？”张国虎说着，就从枕头底下翻出了一双臭袜子，高高拎着。

“快把它洗一洗！”我说。

“你没见我正忙着么？”他扬了扬手中的扑克牌。

对这样的人能有什么办法呢？我可没这勇气跟他争吵。随它吧，反正我已经尽到责任了。

“有了！”张国虎忽然欣喜地叫了起来，“上次塞在枕头底下，被搜出来了，这次我把它塞进被子里！”说着，他果然把那双臭袜子往被子里一塞，再把被子叠好。

“怎么样，寝室长？”他得意地向我笑笑，“这下保险了吧？”

同学们都笑了起来，我也笑了。张国虎这家伙啊，确是叫人又好气又好笑。

我不管张国虎那一套了，和同学们动手打扫起来。这时，寝室门口突然响起一阵叽叽喳喳的声音，刘丽华和方莹莹等几个女同学推推攘攘地出现在门外。

我们都感到诧异：她们干什么来了？

“你是卫生委员，你讲嘛！”刘丽华推了一下方莹莹。

方莹莹不好意思地一笑：“是你提出来的，应该你讲。”说着躲到刘丽华的身后去了。

刘丽华笑着骂了她一句，便扶着门框对我们说：“你们打扫好了么？我们先要检查一遍！”

我们这才明白她们的来意。本来嘛，我是寝室长，刘丽华这话应该对我说，可她却偏偏不看我。

张国虎一见这许多女同学竟要闯到我们寝室里来，又说怪话了：

“这是男寝室，你们进来，不怕难为情么？”

有的女同学一听这话，忙把身子往后缩。

刘丽华生气地白了张国虎一眼，大声说：“别怕他吓唬，进去！”说着，一步跨进了寝室。

别的女同学也都跟着一窝蜂似的拥了进来。

张国虎扮了个鬼脸，忽然说声“逃啊！”掷了手中的扑克牌，便哧溜一下从上铺滑下来，向外“逃”了。

别的男同学也哄笑着拥了出去，我也稀里糊涂地跟在后面。这当儿，我分明看到刘丽华暗暗朝我不满地白了一眼……

等我们再回到寝室的时候，女同学已经走了。寝室比刚才亮堂了许多，每个床铺的被子都折得方方正正，放得整整齐齐。

“哈，叫她们以后多来给我们打扫打扫，倒也不坏！”有人笑着说。

可是张国虎却叫起来了：“咦，我的一双臭袜子呢？”

“会不会是被她们拿去洗了？”有人提醒说。

大家都有点将信将疑。忽然，一个同学指着窗外的那一排晾衣绳叫道：“看，那儿有一双袜子晾着，很象张国虎的那双臭袜子！”

张国虎睁大眼睛一看，笑道：“不错，正是我的那双！哪一位女同学良心这么好啊？”

“一定是方莹莹，她是卫生委员嘛！”一个同学说。

另一个同学马上就笑了起来，说：“方莹莹对张国虎真好啊！”

“哈哈！”大家都朝张国虎高声大笑起来。

张国虎也笑着，可是笑得挺尴尬，简直有点狼狈，而且脸也涨得通红了。

我却暗暗幸灾乐祸起来，嘿，今天你也尝到这种怪话的滋味了吧？谁叫你平时净说人家！

全校卫生检查的结果，我们二（1）班得分最高。那面鲜艳的卫生流动红旗终于被我们夺回来了。我感到这多半是女同学的功劳，特别是刘丽华的功劳。要不是她提出到我们男寝室来预先检查一遍，要不是她带头走进我们的寝室来，我们的男寝室哪能这么干净？当然，我这只是心里想想，没敢说出嘴来。

可是，刘丽华见了我却仍旧不理睬，好象我们一下子从朋友变成仇人了。我不禁有点担心，她会不会向团支部汇报啊？说我对班级工作一点也不关心，不肯参加文娱演出？……

我所担心的事情果然证实了。下午课后，二（8）班的章利民特地来找我，挺严肃地用责备的口气问我：“李晓龙，你在入团申请书上写的‘主动靠拢团组织，积极争取入团’，这些是不是真心话啊？”

“这还有假的么？”我诧异地睁大了眼睛。
“那我们团支部指定团员找你谈话，你为什么拒绝？”